

吳希棲讀書

東山經石種金錄

序

白物與人殊體。而人藉以養生。卻病者何也。蓋天地亦物耳。惟其形體至大。則不能無生。其生人也得其純。其生動物也得其雜。其生植物也得其偏。願人之所謂純者。其初生之理然耳。及其感風寒暑濕之邪。喜怒憂思之。懣而純者遂漓漓。則氣傷。氣傷則形敗。而物之雜者偏者。反能以其所得之性補之救之。聖人知其然也。思救人。必先知物。蓋氣不能違理。形不能違氣。視色別味。察聲辨臭。權輕重。度長短。審形之事也。側時令。詳嗜好。分盛衰。別土宜。求氣之術也。形

氣得而性以得。性者物所生之理也。由是而立本草。製湯劑以之治。人有餘瀉之不足。補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從者反治。逆者正治。或以類從。或以畏忌。各矯其弊。以復於平。其始則異。其終則同。夫天地生之。聖人保之。造化之能。聖人半之。天地不能專也。漢末張仲景金匱要略。及傷寒論中。諸方大半皆三代以前遺法。其用藥之義。與本經吻合無間。審病施方。應驗如響。自唐以後。藥性不明。方多自撰。如千金方。外臺秘要之屬。執藥治病。氣性雖不相背。而變化已鮮。沿及宋元。藥品日增。性未研極。

師心自用。謬誤相仍。卽用本經諸種。其精微妙義多
所遺漏。是以方不成方。藥非其藥。間有效驗。亦偶中
而非。可取必良。由本經之不講故也。余竊悲焉。欲詳
爲闡述。其如耳目所及無多。古今名實互異。地土殊
產。氣味不同。且近世醫人所不常用之藥。無識別而
收採者。更有殊能異性。義在隱微。一時難以推測。若
必盡解全經。不免昧心誣聖。是以但擇耳目所習見
不疑。而理有可測者。共得百種。爲之採本溯原。發其
所以然之義。使古聖立方治病之心。灼然可見。而其
他則闕焉。後之君子。或可因之而悟其全。雖荒陋可

噓而敬慎足矜也。乾隆元年歲在柔兆執徐余月土
弦松陵徐大椿題於揚子江舟次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上品

男 熾鼎和校

丹砂味甘微寒

甘言味。寒言性。何以不言色。與氣蓋入口則知其味。入腹則知其性。若色

與氣則在下。文主治之。中可推而知之也。

主身體五藏百病

百病者。凡病皆可。用無所

禁忌。非謂能治天下之病。

養精神

凡精氣所結之物。皆足以養精神。人

也。凡和平之藥。皆如此。

安魂魄

赤入心。益氣。氣降則藏。明目。

與天。地。同。此。精。

凡石藥

皆能明目。石者。金氣所凝。目之能鑒物。亦金

氣所成也。又五藏之精。皆上注于目。目大小皆屬心。

丹砂益目中

殺精魅邪惡鬼。色大赤。爲天地純陽之

服通神明不老能化爲永

石屬金。永亦金之精也。凡上品之藥。皆得天地五行

之精以成其質。人身不外陰陽五行。采其精氣以補真元。則神靈通而形質固矣。但物性皆偏太過不及。翻足為害。苟非通乎造化之微者。未存試而不斃者也。

此因其色與質以知其效者。丹砂正赤為純陽之色。心屬火。色赤故能入心而統治。心經之證其質重故又有鎮墜氣血之能也。○凡藥之用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質或取其性。情或取其生之時或取其成之地。各以其所偏勝而即資之。療疾故能補偏救弊調和藏府。深求其理。可自得之。

雲母味甘平。主身皮死肌。雲母色白屬金。故為肺經之藥。又肺主皮毛。雲母薄

疊如皮。亦與肺合也。中風塞熱如在車船上。肺氣震蕩此能鎮之。除邪氣。

安五藏。亦清鎮之功。益子精。肺為腎源。明目。目白屬肺。此能益目中肺藏之精。

久服輕身延年。肺旺則氣旺故有此效。

雲母雖有五色而白其正色也。白屬金。金生水。故雲母之上常生雲氣。雲者地氣上升欲爲雨而未成雨者也。肺屬金而在水上。爲人身水源與雲母相類。故爲肺經之藥。

石鍾乳味甘溫主欬逆上氣

鍾乳石體屬金又其象下垂而中空故能入肺

降逆

明目能益目中益精

能引肺氣入腎

安五藏通百節利九

竅

降氣則藏安下乳汁

鍾乳卽石汁如乳者所溜而中虛則竅通下乳汁

此以形爲治石爲土中之金鍾乳石液所凝乃金之液也故其功專于補肺以其下垂故能下氣以其中空故能通竅又肺朝百脈肺氣利則無所不利矣。白唐以前多以鍾乳爲服食之藥以其能直達腎經驟長陽氣合諸補腎之品用于房中之術最效但此乃深巖幽谷之中水溜凝結而成所謂金中之水其體至陰而石藥多悍性反屬陽故能補人身陰中之火陰火一發莫可制伏故入服毒發至不可救惟昇煉得宜因證施治以交肺腎子母之藏實有殊能也。

礬石味酸寒

礬石味溫而云酸者蓋五味中無溫色中之紫即主寒熱酸寒熱為肝經之疾洩痢白沃收

紅之變色也

主寒熱酸寒熱為肝經之疾洩痢白沃收

溫之

陰蝕惡瘡

味烈性寒故能殺濕除濕蝕之毒

曰痛清金堅骨

齒

固精鍊餌服之輕身不老增年

此以一味為治礬石之味最烈而獨成一味故其功皆在于味

朴消味苦寒

朴消味鹹與今不同

故味異邪抑或以鹹而生

也主百病除寒熱邪氣

鹹苦能軟堅而解散之遂

六府積聚結固留癖

消質重性輕而能透發鬱結置

等邪無不消解也

能化七十三種石

此軟堅鍊餌服之輕身

神仙消盡人身之滓穢以存其精華故有此效

消者消也。朴消乃至。陰之精而乘陽以注其本。水也。其標火也。遇濕則化為水。遇火則升為火。體最清而用最變。故丹家重之。石屬金。消遇火則亦變。火蓋無火之性而得火之精。氣者也。火鑠金。故能化石。

滑石味甘寒。主身熱。寒能除熱。洩澀。滑石能滑利大小腸。

洩澀。女子乳難。能乳亦水類。滑石利水。甘。癰閉利小便。便愈矣。

滑利。蕩胃中積聚寒熱。蓄飲垢賦成者。皆能除之。益小腸。

精氣。郭去則津。久服輕身耐飢。長年胃氣胃氣利則。

其效如此。

此以質為治。凡石性多燥而滑石體最滑潤。得石中陰和之性以成。故通利腸胃。去積除水。解熱降。

氣石藥中之最和平者也。

禹餘糧味甘寒主欬逆

補中降氣使主逆寒熱除脾胃氣虛

寒煩滿之功

下赤白

質燥性寒故能除濕熱之疾

血閉癥瘕熱所

滯之大熱甚此能除之

鍊餌服之不飢其質類穀

土所以謂之糧而能充飯也

輕身延年

補養後天之效

禹餘糧色黃質膩味甘乃得土氣之精以生者也

故補益脾胃除熱燥濕之功為多凡一病各有

所因治病者必審其因而治之所謂求其本也如

同一寒熱也有外感之寒熱有內傷之寒熱有雜

病之寒熱若禹餘糧之所治乃脾胃濕滯之寒熱

也後人見本草有治寒熱之語遂以治凡病之寒

熱則非惟不效而且有

害自宋以來

往往蹈此病皆本草不講之故耳

紫石英味甘溫主心腹欬逆

甘能和中邪氣散風補

不足

補心血

女子風寒在子宮絕孕十年無子

子宮屬衝

脈血海風寒入于其中他藥所至能及紫石英色紫入血分體重能下達故能入于衝脈之底風寒妨孕

溫能散寒久服溫中輕身延年補血納氣之功

驅風也此以色爲治色紫則入心心主血故能補血其降氣而能入下焦則質重之效也

青石赤石黃石白石黑石脂等味甘平主黃疸洩痢

腸澼膿血蝕皆濕濕氣在太陰下血赤白收澀之功邪氣

正氣斂則癰腫疽痔惡瘡頭瘍疥癬此皆濕鬱所生

邪氣除諸病久服補髓益氣肥健不飢輕身延年斂精氣而

亦退有此五石脂各隨五色補五藏性治略同而所

石脂得金土雜氣以成故濕土之質而有燥金之用脾惡濕燥能補之然其質屬土不至過燥又得

秋金斂藏之性乃治濕之聖藥也

扁青味甘平主目痛明日

養肝之功

折跌癰腫金瘡不瘳

收澀斂

破積聚

消肝邪也

解毒氣利精神久服輕身不老

除毒

益精增年也

丙經云五藏六府之精皆上注于目故曰雖屬肝之竅而白乃肺之精也五行之中火能舒光照物而不能鑒物惟金之明乃能鑒物石體屬金故在藥皆能明目而扁青生于山之有金處蓋金氣精華之所結也又色青屬肝于山之日疾尤宜凡草木中得秋金之氣者亦然○凡物精華所結者皆得天地清粹之氣以成而穢濁不正之氣不得干之故皆有解毒之功其非精華所結而亦能解毒者則必物性之相制或以毒攻毒也

菖蒲味辛溫主風寒

辛能散風清能驅寒

濕痺

芳燥能除濕痺

欬逆上

氣下逆開心孔

香入心

補五藏

氣通和則補益

通九竅明耳目

出音聲

芳香清烈故走達諸竅而和通之耳目喉嚨皆竅也

久服輕身

氣不阻滯則身

利體

通不忘不迷或延年

氣通則津液得布故不特能開竅順氣且能益精養神也

菖蒲能于水石中橫行四達辛烈芳香則其氣之盛可知故入于人身亦能不爲濕滯痰涎所阻凡物之生于天地間氣性何如則天于人身其奏效亦如之蓋人者得天地之氣以生其氣血之性肖乎天地故以物性之偏者投之而亦無不應也餘可類推

菊花味苦平主風頭眩腫痛目欲脫淚出

又得秋金

之氣故能平肝風而益金水

皮膚死肌

清肺疎風

惡風濕痺

驅風散濕

久服

利血氣輕身耐老延年

菊花晚開晚落花中之最壽者也故其益人如此

凡芳香之物皆能治頭目肌表之疾但不甚燥烈者惟菊得天地秋金清肅之氣而不甚燥烈故于頭目風火之疾尤宜焉

人參味甘微寒。主補五藏。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有

無形。無一除邪氣。正氣充則明目。五藏之府之精。皆

之不補也。邪氣自除。明目。上注于目。此所云

明。乃補其精之效。非若開心益智。補而兼通。故能入

他藥。專有明目之功也。補氣。補而兼通。故能入

心孔而益。久服輕身延年之功。補氣。補而兼通。故能入

神明也。久服輕身延年之功。補氣。補而兼通。故能入

人參得天地精英純粹之氣。以生與人之氣。體相

似。故于人身無所不補。非若他藥有偏長而治病

各有其能也。凡補氣之藥。皆屬陽。惟人參能補

氣。而體質屬陰。故無剛燥之病。而又能入于陰分。

最為可貴。然力大而峻。用之失宜。其害亦甚。于他

藥也。今醫家之用參。救人者少。殺人者多。蓋人

之死于虛者。十之二。死于病者。十之八。九人參

長于補虛。而短于攻疾。醫家不論病之已去未去。

於病久。或體弱。或富貴之人。皆必用參。一則過為

謹慎。一則借以塞責。而病家亦以用參為盡。慈孝

之道。不知病未去。而用參。則其獨元氣不充。而病

根遂固。諸藥罔效。終無愈期。故曰殺人者多也。或

曰仲景傷寒方中。病未去而用參者不少。如小柴胡新加湯之類。何也。曰此則以補爲瀉之法也。古
人曲審病情。至精至密。知病有分。有合。合者邪正
併居。當專于攻散。分者邪正相離。有虛有實。實處
宜瀉。虛處宜補。一方之中。兼用無礙。且能相濟。則
用人參以建中生津。拓出邪氣。更爲有力。若邪氣
尚盛而未分。必從專治。無用參之法也。況用之亦
皆入疎散。藥中從無與熟地黃肉等藥同入。感證
方中者。明乎此而後能不以生人者殺人矣。○人
參亦草根耳。與人殊體。何以能驟益人之精血。蓋
人參乃升提元氣之藥。元氣下陷。不能與精血流
貫。人參能提之。使起。如火藥藏于砲內。不能升發
則以火發之。若砲中本無火藥。雖以
砲投火中。不能發也。此補之義也。

甘草味甘平。主五藏六府寒熱邪氣。甘能補中。氣中
精皆能。四布而驅。堅筋骨。長肌肉。倍力。形不足者補
其不足。正之氣也。而堅筋骨。長肌肉。倍力。以味甘草
之甘爲土之正味。而金瘡瘻。能填滿肌肉也。解毒
又最厚。故其功如此。

則什為味中之至正。味正。久服輕身延年。補後天之功。

此氣性亦正。故能除毒。久服輕身延年。補後天之功。味甘。至甘草而極。甘屬土。故其效皆在于脾。脾為後天之主。五藏六府皆受氣焉。

脾氣盛則五藏皆循環受益也。

乾地黃味甘寒。主折跌絕筋傷中。逐血痺。行血。填骨。

髓。血足能化精。而長肌肉。脾統血。血充則作湯除寒。

熱積聚。血充足則邪氣散。除痺。經脈暢。生者尤良。

血貴流行。不貴凝。凝故中。久服輕身不老。補血之功。

古以前用熟地者甚少。久服輕身不老。補血之功。地黃色與質皆類血。故入人身則專于補血。血補

則陰氣得和。而無枯燥拘牽之疾矣。○古方只有乾地黃。生地黃。從無用熟地黃者。熟地黃乃唐以後製法。以之加入溫補腎經藥中。頗為得宜。若於

湯劑及養血涼血等方。甚屬不合。蓋地黃專取其性涼。而滑利流通。熟則膩滯不涼。全失其本性矣。